

新聞記者如何跨越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

How do reporters prevail over the routines of relying on regular sources?

陳曉宜

Chen Hsiao-yi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0937907798

(02) 25069053(FAX)

chsiaoyi@yahoo.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7 號 10 樓

(學生論文)

新聞記者如何跨越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

<<中文摘要>>

國內外許多研究均證明，新聞媒體存在著記者選擇消息來源偏向的問題，這個偏向，將導致媒體近用權的天平，無止境地傾向權力、菁英與官方這一邊；這個偏向，將直接影響媒體呈現世界真實的能力，與閱聽人對新聞媒體的信任。

但現在的問題在於，學界認知此事，卻束手無策；媒體組織為維持運作，選擇視而不見，一成不變；新聞記者為求生存，依賴著一群固定消息來源而活，漠然地循著常規的軌跡而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本研究將探討的，即是新聞記者長期存在依賴固定消息來源的現狀；要追究的，即是此現狀不可破的深層主因；要建立的，即是新聞記者跨越固定消息來源常規的新思考與新作法；欲達到的目的是，從新聞記者個人的改變，進而感化組織的遷移，影響新聞媒體大環境的轉變。

關鍵詞：消息來源、偏向、常規、組織、媒體環境

Abstract

Numerou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researches demonstrate the problem of reporters choosing sources discriminatorily. This bias upsets the balance of the right of media access towards the side of authority figurehead, social elite, and government. This bias can directly influence media's ability to portray reality and disrupt the trust of audience toward news media.

The current problem remains with academia fully aware of the situation but without solution. Media organizations choose to ignore the problem without change, to maintain their standard operation. Reporters rely on some regular sources to survive, ignorantly carry on their job according to routine.

This research will explore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how reporters rely on regular sources, and examine the deep rooted cause of why this condition remains unchangeable. It wishes to establish new thinking and method, which will enable reporters to prevail over the routines of relying on regular source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wishes to change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 reporter, and consequentially to motivate the modification of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finally influence a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news media.

Keywords: source, bias, routine, organization, media environment

壹、緣起

擔任記者七年，從生澀到成熟，也從成熟到僵化；從過去의勇敢與遼闊，到現在更多的尊嚴與限制，安於現狀似乎成爲記者的通病。工作常規裡最有效的採訪路徑，也成爲無法創造新意的掙限之門；在自我反思的過程中，不斷思考著如何讓自己走出現在的圍牆。看著同業們日復一日的工作常態，從一個人到一個群體，從一個群體到數個群體，從數個群體循著固定模式前進，形成台灣媒體生態的核心模型，如何讓台灣走出多元媒體呈現一元新聞的窘況，就該從新聞記者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基本面做起。

本研究對第一線記者而言，目的在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使其成爲表現更卓越的記者；就媒體環境而言，目的在改變媒體公器因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而導致媒體近用權分配不均現象更爲惡化，以及第四權功能發揮的不夠完善；就閱聽大眾而言，多元、多面向的資訊與觀點，才能讓知的權利更樹實踐，也讓人們對外在世界的認知更接近於全貌。

日前，一位經常獨家披露校園中不爲人知之事的某晚報教育線記者 A，以獨家頭條報導國小老師逼學生吃鋁箔片的新聞事件。一群記者開始翻閱晚報討論，一位非線上記者甲詢問一位教育線記者乙說，「A 怎麼知道這件事？」，乙記者答，「唉！他跑那麼久了，每個學校他都嘛很熟！」另一位曾跑過教育線的丙記者答腔：「A 很少到教育局來，可是他各學校的家長會都很熟，消息大部份都是從家長漏出來的，那些在報面出現的校方說法，都只是平衡報導而已，他在打電話問校長前，早就把事情查清楚，只是套用校長的話罷了。」乙記者無奈的說，「唉！沒辦法，每次看到晚報只好被迫猛跟，真的好煩，可是也沒辦法，學校這麼多，怎麼跑？」

從以上對話可以看出，線上記者均知道 A 的消息來源來自廣大的家長社群，但歷經一次次的漏新聞壓力後，他們還是選擇窩在教育局的記者室裡發通稿、跟新聞，仰賴教育局的官方消息來源，而不願嘗試學習 A，設法認識有就學孩童的家長，擴大消息來源，顯示出記者帶有惰性的工作常規，使其一個月頂多漏兩次的現狀成爲記者室，乃至報社長官集體接受的默識。

更值得探究的是，什麼原因讓這群教育線記者，走不出教育局的記者室？因爲教育局每天有大量的官方供稿，讓這些記者無暇也不必再去找其他的新聞，Tuchman 在撰寫「製作新聞」(Making news) 一書時，用「餵養」(feed) 和「饑渴」(hunger) 來形容媒體對新聞的需求，可說是十分貼切。記者在缺稿時總會

說，今天很餓，今天餓死了，也間接形容，缺新聞就如同餓肚子一樣，它是每天的必需品，填不飽時是會非常嚴重的。

也因此，新聞記者會在經年累月的學習之下，揣摩出一套最有效、最快速填飽肚子的方法，讓版面不致開天窗，讓自己免於被主管電話疲勞轟炸，而選擇官方消息或官方提供的新聞稿，就成為記者能最快填飽肚子的方法之一。不僅量多，而且可信度高（Gandy, 1982），記者需要花費查證的時間較少，可以讓記者在截稿的時間前完成工作；另一方面是教育局設有專門服務記者的新聞聯絡人，這對記者來說，在取得新聞上方便許多，因而成為教育線記者最主要的消息來源之一。

Gans（1979）曾提出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標準：包括（一）消息來源的可得性及（二）消息來源的適當性，其中消息來源的可得性又包括（1）消息來源提供消息的意願、（2）消息來源的權力、（3）提供消息的能力、（4）和社會接近性、（5）地理鄰近性；消息來源的適當性上，包括消息來源（1）過去表現如何、（2）提供消息之充份程度、（3）可信度、（4）專業性、（5）表達能力。

以上這幾點，教育局的新聞聯絡人全都具備，他有充份提供消息的意願及能力，因為這就是他的工作，他取得的及能提供的消息，都是經過局長或上級主管，這些具權力的長官同意，他讓記者非常容易找到他，不僅提供行動電話隨時服務記者，其工作的位置，就在記者室內，同時在提供消息時，均給予充份的資料。

因而記者們都十分仰賴他，也因此吸引著大批的教育線記者，待在教育局的記者室，做為每天「上班」的地方，所有線上的記者，也就在怕漏新聞的同業壓力下，不論新、舊，幾乎每個人每天至少會去記者室晃一次，甚至在發稿的重要時刻，不敢離開，但我們要問的是，這些循著多數常規而行的記者，採訪到更好、更貼近閱聽人、更不一樣的新聞了嗎？

而相對於深藏廣大獨家新聞的家長社群和四百多所校園，就因為沒有像教育局新聞聯絡人這種常設角色，便成為一般記者經常忽略的固定消息來源口袋名單，也讓這群記者在怕漏新聞的同時，卻與獨家新聞擦身而過。

此例點出另一個核心議題是，A 呈現在報紙上的校方說法其實只是為了滿足報導常規的一種作法，其真正的消息來源可能是某位匿名的家長或學生，並非出現在報上的校長，他一方面是為了保護消息來源，一方面是為了讓擁有學校權力的人發言，證實此事為真。

但國內外選擇消息來源偏向的研究上，均以媒體上引述的消息來源為分析對象，包括 Singal（1973）；Gans（1979）；Brown（1987）；Larson（1984）與 Epstein（1973）；Smith（1993）；鄭瑞城與羅文輝（1988）；劉蕙苓（1989）等，在分析

研究媒體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時，都是以出現在媒體上的消息來源為樣本，卻忽略新聞記者在實際工作上，影響記者最深，且最常提供消息線索的是匿名消息來源。

但因匿名消息來源多不願曝光，記者也不願讓匿名消息來源曝光而斷線，因此，大部份在媒體上引述的消息來源多不是提供消息來源的核心人物，有時甚至只是為印證某些記者已確信的事實與觀點，而找來的「代言人」罷了。

因此，國內外有關消息來源選擇偏向的研究，以媒體上呈現的消息來源分析，即歸結出新聞記者在選擇消息來源時，以官方、少數社會菁英、專家、民代、男性以及集中某些地區的偏向為事實結論時，仍無法找出問題核心，與改善的方法。

事實上，匿名消息來源是記者必須最花心思佈建，且新聞內容能與別人不同之最大關鍵，也是影響新聞記者觀點的根本，更是記者求勝的祕笈所在，所以在研究記者選擇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時，應該著重於匿名消息來源部份，才最能接近問題核心。

因此本研究希望從記者佈建匿名消息來源的工作常規探討起，從中發掘記者無法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與困境為何，以及如何突破、跨越，並以此窺探新聞記者、媒體組織與台灣媒體環境的常規所在。

貳、文獻探討

國內外許多學術研究均證明，在媒體上呈現的消息來源，確實有選擇性偏向的事實存在(Singal, 1973; McQuail, 1977; Gans, 1979; Brown, 1987; Larson, 1984 與 Epstein, 1973; Hackett, 1985; Smith, 1993; 鄭瑞城與羅文輝, 1988; 劉蕙苓, 1989)。這些研究結果指出，新聞記者在消息來源選擇偏向上的共同點是，官方消息、少數社會菁英、專家、民代、男性以及集中某些地區。且觀察出，確實有一群固定消息來源存在於新聞記者的工作常規中，而這個常規，與地點、時間和消息來源呈現出的特質有極大關係，關係著組織設定的路線分配、截稿時間、價值判準，和消息來源的易得性、可信度等。

一、從新聞記者較青睞的消息來源特質觀察

Gans 在 1979 年曾提出消息來源能否成功成為記者採訪對象的關鍵，他認為

由於新聞記者人數和時間上的限制，往往是由消息來源採取主動，所以消息來源必須具備可得性，也就是有提供消息的意願、具有一定的權力、具提供消息的能力、以及在社會背景上與記者類似、在地理位置上讓記者容易找到；同時記者在決定是否選擇上，則會考量消息來源過去的表現如何、提供消息的充份程度、可信度、專業性、以及表達能力。

Gans 所提出的這幾點觀察，事實上已一部份反應出記者在選擇固定消息來源上的常規，包括社會背景的考量與記者的個人特質習習相關，例如語言能力和省籍等；消息來源的易得性，與組織依地點配線和記者的惰性有關。而這些也都是導致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偏向的原因，更是新聞記者為滿足工作需求所形成的一種工作常態。

但其中值得探究的是，「權力條件」成為固定消息來源的選擇指標，Gans 所指的權力條件，即在政治、經濟、社會上具有得以製造新聞的能力，尤其是消息來源在機構中的職級，常是可用來顯示消息來源在社會上擁有資源及權力的指標，而具有絕對權的人，其新聞性就愈高（林東泰, 1995）。

最佳的例證，即是「總統」這個權威消息來源（臧國仁，1999）。在新聞價值認同上，認為權威才是價值，以致記者受到類似總統級的消息來源極大牽制，記者為了得到權威消息來源所提供的消息，其對此「權威」的監督力也就大減。

而另一方面，記者認識更高身份與地位的消息來源，記者就能有更高的地位（Tuchman, 1978）。所以記者對權威消息來源自當不敢放棄，此權威消息來源更可能以此來提昇或貶低記者的身價，就如江澤明曾在一場中外記者會中第一個點名某鳳凰電視台來自台灣的記者發問，間接展示其對該記者的重視，也使得該記者在記者會後晉升為當紅的大記者，記者仰賴權威消息來源的結果，一方面獲得消息，一方面也受到限制，甚至是控制。

而在本研究中，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匿名權威消息來源，例如總統核心幕僚、黨政決策核心等，這些都是記者極欲親近、建立的固定消息來源，為得到匿名權威消息來源的信任與交心，記者會附和這批人的觀點，甚至必須對其「主子」多為正面報導，記者的監督力會因此減弱，擴大消息來源的可能性也相對降低。

二、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間多變的互動關係

Gueber & Jonson (1960) 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三種互動模式。第一種是「獨立關係」，記者與消息來源雙方因對新聞價值的認知不同，所以處與對立

狀態；第二種是「利益合作關係」，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認知架構有部份重疊，爲了彼此利益相互合作，以完成其傳播角色和功能；第三種是「同化關係」，記者與消息來源有一方被對方同化，而且對彼此的功能或角色認知都十分相似。

在國內外許多文獻研究中均指出，新聞產製的核心來源是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 (Schudson, 1991; Strentz, 1989; Weaver & Wilhoit, 1986)，而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關係，也一直是傳播研究的重點之一，除 Gueber & Jonson 於 1960 年提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三種互動模式之外，Chone (1963) 研究發現，美國政府與新聞界在外交政策的成形上，爲達國家利益，經常處與合作關係；Chibnall (1975) 研究採訪犯罪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模式多屬同化關係；Grossman & Rourke (1976) 提出「社會交換」的觀點；Wolfsfeld (1984) 提出「競爭性共生」與「交易」觀 (1991)；Cook (1989) 觀察新聞記者與國會議員間的互動發現，雙方既共同追求互利，也都試圖控制對方。

喻靖媛 (1994) 以社會交換論的觀點，分析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三種互動關係，以及牽動記者在新聞處理上的關聯性；楊怡珊 (2002) 並從記者的社會智能探討與消息來源的互動與策略；除從人際情感外，還有從議題變化 (Einsiedel & Coughlan, 1993; Kingdon, 1995; Rogers & Dearing, 1996; 孫秀蕙, 1997)、資訊流通 (Cobb & Ross, 1997; Ferejohn & Kuklinski, 1990; Lupia, 2000)、意義建構 (Bantz, 1990; Cook, 1998; 翁秀琪, 1997; 臧國仁, 1999) 等面向進行研究。

從以上研究的多種面向與結果可以證明，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關係絕非一種，它會依不同線路、不同情境、不同目標、不同的議題而有所變化。這個互動關係的變化，包括記者依不同消息來源進行不同的互動關係，有些是屬於必須合作型的消息來源，有些消息來源是因對立而存在，有些必須保持若即若離的距離，有些則幾乎利益共享或發展爲友情的境界；甚至這些互動關係會出現在同一個記者與同一消息來源的不同時間點，因情境變化、議題轉變或目標更動，可能從對立而合作，也可能從資訊交流到利益交換。

但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細微部份是，若是建立私人情感上的消息來源，二者的互動關係多屬同化關係 (Chibnall, 1975)，尤其是提供訊息的匿名消息來源，記者更是多不願得罪。因爲，記者必須藉由足夠的消息來源不斷擴充新聞，獲取訊息，且認識愈多，就能擁有更高的專業地位 (Tuchman, 1978)。尤其在新聞競爭的現實環境裡，除權威消息來源能提升記者地位外，記者個人所建立的匿名消息來源，被視爲記者專業不可取代與難以傳承的重要部份，也因此，就記者與匿名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的觀察上，狀態多是呈現穩定的合作或互利關係。

三、從社會交換論到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從社會交換論的觀點來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一種計算得失的理性行為，認為人類都是尋求報酬的有機體，無時無刻不在設法增加報酬，並同時減少懲罰，其個人行為是隨著報酬與懲罰的多寡而改變（蔡文輝，民 79）。

在記者建立消息來源或與消息來源互動的過程中，事實上是存在著社會交換論的現象，記者會視付出的成本，決定是否建立該消息來源，當付出的時間、精力，與得到薪資報酬或工作成就不成比例時，記者會選擇最易得的消息來源，且成爲是否擴大固定消息來源的指標。

而在社會交換論的觀點下繼續發展，工作成就的報償除了金錢，還包括新聞表現與工作地位等，而愈符合媒體立場的言論，就愈容易上版面，且愈會在媒體篇幅上做大，即 Breed 所提出的「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直接影響的就是記者的工作成就感。

媒體的意識型態或報老闆的意念與目標，在新聞自由大帽下無法明目張膽展現，只能透過日常工作的懲罰，例如被打入冷宮，或採訪無關宏旨的消息，讓記者順從媒體政策，而記者也在希望升級與上頭版的念頭下，大多不敢或不願與報館的政策抵觸（李金銓，民 70）。因此，建立與媒體意識型態，或主管、老版喜好相符的消息來源，也成爲記者無法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限制之一。

四、從媒體組織運作需求到媒體大環境的一致性觀察

Gans（1979）指出，新聞報導是一種例行性的行為，記者每天必須在截稿時間的壓力下，採訪到足夠的新聞，因此必須仰賴一群固定可靠的消息來源，迎合日常採訪工作的需要（羅文輝，1995）。而官方消息來源提供的新聞稿最多，不僅能定期提供，且可信度高（Gandy，1982）。

由此可見，記者仰賴一群固定官員、專家、民意代表建構新聞，一方面來自記者的生存，一方面來自媒體的壓力，媒體組織爲了能每天生產出新聞消費品販賣，所以它絕不能說今天沒有新聞（Tuchman, 1978），Banze, McCorkle, and Baade（1981）比喻一個地方電視台的新聞操作像是「新聞工廠」（news factory）亦即點出新聞工作標準化產製新聞的特性。Shoemaker & Reese 也指出，媒介組織爲應付每天無數不可預測的事件，常需維持一套規則，或是一套可重複使用的策略與方式，如設置採訪路線，訂定新聞價值判準。也再次顯示媒介組織爲維持運作，

是有一套保證每天有新聞付梓與播放的運行常規。

Tuchman 在 1978 年提出新聞網 (news net) 的概念，指媒體組織取得資訊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媒體組織為中心，向世界撒出一張新聞網，在每一個網孔間抓住世界上發生的事件，經由每一條交織的路線，搜索出新聞。

Fishman 在 1980 提出，新聞組織為在截稿前採訪到具有新聞價值的新聞，一般均以地理和題材為基礎，區分採訪路線，藉此處理不預期發生但具新聞價值的事件，路線結構因此成為媒介組織與消息來源互動的例行性常規。所以組織常規對記者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影響很大，是不可忽視的研究內容。

Tuchman 提出媒體組織以空間和時間編織的這張網，在空間上，是在媒體組織認為有新聞的地點佈設路線，發派記者負責採訪，包括重要的地理區域、正式組織，例如首都和一些大城市，警察局，司法院，市政府，以及一些官方活動，如教育委員會，還有設一些特派員，以及依主題佈線，例如財經、體育、家庭時尚等；在時間上，記者和編輯都有一定的時間在其工作崗位上，使媒體組織能三百六十五天運作。

Tuchman 雖從媒介組織的角度，敘述新聞網的功能，但有趣的是，網有洞，要靠張力和交叉結構把資訊拉上來，就像補魚一樣，而這樣的張力和結構，一方面是組織在上面拉的力量，一方面是記者如何在線上創造張力的力量，記者不只是組織縫繫成網的纖維，他承擔著一部份拖網的張力。也就是說，若新聞記者能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對整體組織補魚的過程，必能發生一定的效用。

組織把記者放在認為有新聞價值的特定地點，認為這些就是讀者想知道的新聞的地方，也相對的讓大眾認為這些地方發生的事就是新聞，才是新聞，這牽涉到新聞價值與閱聽人反饋的問題，媒體組織以產製新聞的需要，在特定地點佈設記者，但相對的，記者也被地點的配置所限制；媒體組織以搜羅新聞的需求，在時間網上配置記者，包括上班時間和截稿時間，這些都使得記者在採訪上受到一定的壓力與限制，就因為組織習慣將記者配置公家機關，所以記者也習慣隨著公家機關的上下班時間去找新聞，所以在公家機關上班時間發生的新聞，或在每日編採會議前發生的事就較容易成為新聞。

愈近截稿時間的新聞就愈不可能上 (Shoemaker, 1991)，除非很重大，所以新聞發生的時間，與是否成為大新聞的關係存在一定的連動性，但也因為記者如此上班的常規，使得記者的消息來源多是官方的，或與官方有關、有接觸的人。

Tuchman 也提及，新聞網在資訊收集過程中是有階級系統的，在選擇新聞優先順序上，會以產製新聞者是誰為考量標準之一，也就是組織在選擇新聞的過程中，習慣性的偏好使用主線記者或主要負責部門的稿子。編輯或上級主管在選

擇那些稿件放在那些版面或是重要性的選擇上，經常是看記者或看單位拿稿用，不是看文章好壞與內容適合性來使用，好似地方組的記者，就不能或寫不出政治版的新聞，Tuchman 觀察發現媒體階級制度與常規對新聞產製的影響，而再依此更進一步思考，見到的是媒體組織從上到下對記者線路僵化的思維與不成文的工作判斷陋規。

Hirsch (1977) 認為，媒體在選擇新聞的主題種類上彼此相似，爲了支持這個論點，Stempel 在 1962 年研究發現，各報間在新聞主題種類上選擇有高度的一致性，1985 年時他更研究發現，美國三大電視網及六家報紙，對新聞主題的選擇也有高度的一致性 (Shoemaker, 1991)。Hirsch 和 Stemple (1962) 點出的重點即是，各媒體間也存在共同的常規，所以影響記者無法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限制，除了來自組織，也可能是受制於整個傳播大環境。

五、小結

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視，在於該現象直接影響媒體呈現趨近世界真實的能力。新聞是世界的一扇窗 (Tuchman, 1978)。「窗」意味著媒體自我創造的框架，也意味著人們正透過這扇「窗」了解世界，一旦「偏向」成爲「常態」，這扇窗將變得更狹礙、扭曲與晦暗。

而從歷來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研究上證明，新聞記者確實依賴著一群固定消息來源而活，而爲了活下來的原因，與爲了自己與組織生存所施行和消息來源間的互動策略，即成爲記者無法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主因。

如果將新聞記者比喻爲擦窗者，窗明几淨，便是一種責任，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便是一個開始，當本研究從文獻中發現路線分配、截稿時間、版面需求、價值判準、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等組織運作下的蛛絲馬跡，再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研究中，與社會交換論觀點下發現記者求生與抉擇的慣常，我們希望更進一步發現的是，新聞記者在個人、組織與傳播媒體大環境的種種限制下，如何跨越新聞記者長久存在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尤其是最能影響記者觀點與搜尋資訊方式的匿名消息來源，以期尋找出新聞記者不同的呼吸方式，再開一扇窗。

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爲「新聞記者如何跨越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爲回答此一問題，本研究將從二個子題探究分析，包括：

- 1 記者的固定消息來源有那些？如何佈建？
- 2 記者自認無法擴大消息來源的原因爲何？以及自認可以如何擴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深度訪談法」，從不同記者建立固定消息來源的過程與結果，發掘新聞記者建立固定消息來源的共同處與相異處，更必須從訪談中了解記者建立的思考脈絡與想法，進一步探究記者無法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原因。

由於記者佈建匿名消息來源的方法與對象通常屬記者個人的工作祕笈，所以會因記者個人特質與採訪路線而有所不同，所遇到的困境也不盡相同，因此無法用問卷的方式一以採樣，必須以深度訪談之法才能真正窺知工作常規的全貌，且利用訪談間的互動，建立與受訪對象間的互信，才能真正找出問題所在與限制形成的脈絡。

本研究將以第一線記者為訪談對象，選擇對象將先鎖定五年以上資歷者，即已在工作中建立固定消息來源的記者，以符合探究「固定」消息來源存在的意義；且將以在工作崗位上較有表現的記者為首要樣本選取，讓未來探究限制的突破時，能獲得更有效與更有幫助的發展；但在線路、年齡、性別與服務媒體的選取上則不設限。

本研究訪談六位、年資六年以上的第一線記者，訪談時間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台北市長選舉前；訪談時機均選在該受訪者工作完成，及心情輕鬆的時候，所以多在受訪者休假日或截稿後約訪，因截稿壓力與採訪時的緊張情緒，均不適合受訪者詳實的吐露實際情況，且為讓部份受訪者免去顧慮，在深入詢問某些細節時，會選擇他曾跑過的新聞與路線做深度切入，而非緊扣其目前線上的情況，減少其難以說明的阻力。

深度訪談的內容包括，了解新聞記者如何建立消息來源、佈建消息來源的範圍與廣度、所遭遇的困難，以及不願或無法擴大消息來源的限制。另外，在進行資料分析時，將就受訪者無法以言語說出，或身陷其中對問題意識不清時，適時融入研究者長期之觀察與親身體驗，讓根本問題能更清楚的浮現。

肆、資料分析

一、記者佈線的共通性

1. 在正式組織的特定場所內佈線

訪談的六位記者中，除生活線的記者 D 外，其他五位的固定消息來源多存在於正式組織中，例如社會組記者 A 的固定消息來源都在警察局，市議會記者 B 的固定消息來源多在市議會，捷運局記者 C 的固定消息來源多分佈在捷運局各單位，民進黨記者 E 的固定消息來源在民進黨或社運團體，陸委會記者 F 的固定消息來源就在陸委會等。

2. 先以內化的陳述性知識判斷那裡的新聞較具新聞性就在那裡佈

線，而非撒網式的佈線

此處所指記者內化的陳述性知識，即指記者對消息來源的職務、背景與有效資訊的關聯性，依此判斷是否與該消息來源接觸，並進而建立關係。例如，捷運局記者 C 就說，他也不是每一個部門都佈線，因當時以捷運弊案為主，所以會在企劃部門及工程部門加強建立消息來源，他並指出，會刻意親近重要首長的幕僚或朋友，即點出其在佈設消息來源前有先進行陳述性知識的判斷。

3. 人際交往是佈線的重要關鍵

訪談的六位記者都提到，能否成功建立消息來源，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非常重要，尤其是匿名消息來源，多以朋友看待。例如，市議會記者 B 說，她認為建立長久消息來源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對方當朋友交往；捷運局記者 C 和民進黨記者 E 都提及，要經常與消息來源喝咖啡、吃飯、打牌等，都是一些人際交往的外顯型式。

4.與預設成爲或已成爲的固定消息來源經常接觸是佈線的最主要方法

例如，社會組記者 A 說，佈線最好方法就是經常到警局混；市議會記者 B 每天都要進市議會，與議員或助理閒聊；捷運局記者 C 不只如此，更常要向消息來源送卡片或打電話問候，或相約打牌、跳舞。

5. 經常接觸的方法又以常至消息來源工作場所走動爲主，在工作場所外吃飯、唱歌、跳舞、喝酒的娛樂式接觸爲輔

受訪的記者除到固定工作場所，與固定消息來源保持關係外，均表示，延伸及奠定與消息來源關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下班後，一起去做一些非工作或非官方的活動，且提到最多的是吃飯、唱歌、喝下午茶和喝酒。

6.推廣第二層的佈線範圍都與第一層消息來源的工作網有一定關係

例如，捷運局記者 C 會去佈建捷運工程包商消息來源，也是從捷運局的工程延伸而來；社會組記者 A 認爲可再佈建消息來源的範圍包括特種行業、地方角頭等都是與警察有關；民進黨記者 E 說，他的第二層佈線都是與民進黨在進行黨外運動時有關的社運團體，然而當民進黨執政，遊行、抗議不再屬民進黨的專利後，來自社運團體的消息來源就少了。

7.一旦成爲固定消息來源記者多不願得罪

受訪者均表示，會與固定消息來源建立長久朋友關係，雖不願言明不願得罪消息來源，但社會組記者 A 說，他會刻意將案件發生的分局寫錯，或在報面掛用其他記者的名字，讓外界以爲是其他分局的消息來源透露，且盡量不會去寫該消息來源部門內的壞事。

8. 對匿名權威消息來源的倚賴

從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發現，新聞記者必須用心建立的，事實上不是警察局長、議長、黨主席、捷運局長等所謂的權威消息來源，而是這些”權威”身邊的核心幕僚，也就是本研究指的匿名權威消息來源，例如捷運記者 C 會特別對重要決策者的週邊幕僚下功夫；民進黨記者 E，也將黨主席身邊的重要幕僚列為固定消息來源；市議會記者 B 會與議員身邊重要的助理交好；陸委會記者 F，也將總統府兩岸政策決策體系官員列為固定消息來源。

二、記者無法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限制

1. 新聞室中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

社會組記者 A 在訪談中曾表示，一旦線上的消息來源人事調動至其他分局，該消息來源等於失去作用，因為未來他知道的事，將不是主線上的事，所以不能發，因為不能踩線。

市議會記者 B 也表示，若在其線上發現非主線的新聞也不會發，因為不願得罪同事。

跑民進黨的 E 記者也表示，過去報社將社運團體歸為民進黨記者路線，現在則歸為社團記者線，以致現在跑民進黨的記者，無法像從過去到現在一直跑民進黨記者擁有如此多的人脈。

跑陸委會的 F 記者表示，因台灣獲取兩岸新聞的管道有限，因此在其固定的消息來源名單中，總統府中的兩岸政策決策體系官員也是他佈線的範圍，但他也坦承，的確經常發生與總統府記者因消息來源重疊而發生的困擾。

由此可知，媒體組織為維持正常運作所做的採訪路線分配機制，成為記者在工作常規中選擇如何佈線的最大前題，並長久形成媒體管理者與記者同僚間對「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使得「踩線」會成為記者採訪新聞的一種困擾，甚至禁忌，而在無形中反而成為一種限制。

2. 媒體組織以地點發配路線的迷思

一般媒體以地點配發採訪路線的方式，無形中導引記者只能在固定地點跑新聞，包括在特定區域或組織配置記者，以及以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為新聞處理權責的劃分。所以，市議會的記者 B 習慣待在市議會找新聞線索，因此以地方服務為主、顯少來開會的市議員，成為被忽略的消息來源。

社會組的記者 A 建立固定消息來源的方式就是在警局混，也顯現記者以地點選擇消息來源的習慣；捷運局的記者 C 大部份的固定消息來源更都是捷運局的人，其每天採訪新聞的習慣也都是要到捷運局走動走動。

對照於生活組記者，當組織不是以「地點」配線時，記者的消息來源廣度就會有明顯不同。

3.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陸委會記者 F 表示，因報社不喜歡統派言論的新聞，因此久而久之，他的固定消息來源都會朝向建立以台灣優先，反兩岸三通的官員或學者為主，因為與報社言論立場不同的新聞根本就上不了版面。

4. 個人特質與背景的限制

社會組記者 A 強調，能否成為消息來源，與雙方對不對盤，對不對味有很大關係。市議會記者 B 也說，她曾試圖親近一位敵報的消息來源，但不管怎麼刻意、怎麼用心經營，就是熟不過敵報的記者；B 記者還說，她不知為什麼民進黨的議員就是沒法成為她的固定消息來源，就是「MUCH」不起來，她認為應與她深藏在內心的省籍情結與不會講台語有關。捷運記者 C 更說，他常與消息來源打牌、喝酒、唱歌、跳舞，那是因為他自己也喜歡玩這些，如果沒有這些特質的人，恐怕也沒辦法像他這樣佈線。

5. 時間、報酬與升遷的限制

記者工作是一個工作付出與報酬不均等的行業，如何取得平衡，成為記者取決成為那一種記者的重要關鍵。例如，社會組記者 A 表示，消息來源太多，應酬就會太多，但薪水有限，根本不足公關應酬費，他就曾有一個月內包十一個紅包的痛苦經驗，他並直言，獨家成就感只有一天壽命，但卻要用長時間建立交情換

來，不論在時間或金錢上，都與薪水的報償不成比例。

有十二年資歷的捷運局記者 C 表示，現在不會再花如此多的時間和金錢去佈線，拿到的新聞採訪獎金根本不夠，且據研究者了解，因其報社升遷管道有限，他現在已對跑新聞有很深的疲乏之感。

市議會記者 B 表示，過去會花長時間與消息來源拼酒應酬，現在結婚後已不再想如此，一方面是人生方向不同，一方面覺得也沒比別人領比較多的錢，幹嘛這麼拼。

6. 記者的惰性與慣性

就研究者長期觀察，許多年資愈高的記者，因時間、報酬、升遷與人生方向改變等種種因素，已磨損跑新聞的幹勁，所以惰性與慣性也成為記者無法擴大固定消息來源的主因之一，從受訪的記者都知道還可擴大的消息來源在那裡，卻始終沒有行動力可以看出，記者本身的惰性與慣性也是根本原因。

7. 固定供稿形成的共生結構

訊息傳播者固定供稿雖帶給記者每日新聞需求量之方便，但卻也侷限了記者尋找材料的思考範圍。例如，市議會記者 B 就常因各議員供稿和開記者會過多，導致每日新聞量太多，沒有餘力再跑別的。

就研究者長期觀察也是如此，許多記者因政府單位有一套每日供稿系統，各單位首長要求業務單位輪流提供新聞稿讓記者能每日溫飽，因而養成記者的惰性與慣性。

8. 同業壓力

同業壓力多是來自同線路的記者，就研究者長期觀察，記者因怕漏新聞，所以經常不敢不發通稿，以致沒時間發掘其他新聞，更不敢隨便離開同線記者經常聚集的場所，或新聞會發生的場合，踏不出漏新聞的恐懼，就可能與獨家新聞擦身而過，也間接影響記者採取使用或守住固定消息來源的方式完成每日新聞。

另一方面，同業從消息來源施壓，導致斷線或不易擴展。例如，市議會記者 B 表示，曾因從某助理獲知獨家新聞，同業向該助理的議員施壓，導致該助理從此封口。

9. 政府單位封閉資訊

台灣政府部門對資訊公開的觀念與制度仍不足，至今未有一套合理的資訊公開規範可循，也因此容易變成資訊混亂，或封閉資訊流通的情況，並直接影響新聞記者採訪的難度，例如社會組記者 A 即表示，市警局在經過幾次記者的烏龍報導，並因此影響警界聲譽與士氣後，已通令誰漏新聞給記者誰就記過，嚴重影響記者建立消息來源管道，而此種治標不治本的作法，就是政府單位在資訊公開觀念上的薄弱與制度上的缺乏。

伍、研究發現

以上經歸納分析的九個限制，事實上涉及記者層次、組織層次與媒體環境層次的問題，因為這些限制有些是從記者自我改變起即可突破，有些必須經由媒體組織的改變，甚至要大環境整體價值變遷才有可能徹底破除，因此以下用簡單格式從三個層次的問題進行分類，且一種限制可能同時涉及一至三個層次。

記者層次	組織層次	媒體環境
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	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	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
以地點配線的迷思	以地點配線的迷思	以地點配線的迷思
時間、報酬與升遷	時間、報酬與升遷	時間、報酬與升遷
固定供稿	固定供稿	固定供稿
同業壓力	同業壓力	同業壓力
個人特質與背景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政府資訊封閉
記者的惰性與慣性		

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除關係著記者對踩線的內規禁忌外，主要導因於組織內對路線劃分的刻板規範，路線代表一位記者必須負責的範圍，此責任包括在此路線上發掘新聞與不能漏新聞，而組織內對此不成文的責任賦予，在方便管理與方便責任追究的情況下，此規範在各媒體形成不可動搖的常規，也讓記者在免於責罵的情況下，「守住線、不踩線」成為同行間一致認同的工作規範，也因此限制了記者擴大消息來源，增加新聞多元的可能性。

以地點配線的迷思亦是如此，路線的分配非記者所能掌控，這是組織常規所為，而無一組織可以立即突破，除組織內部的運作需求外，也是導因於整個媒體環境都是如此分配路線，不如此做的，就會有漏新聞的可能，而此種配線的迷思，直接影響到記者採訪新聞的習慣，研究者之所以將此限制也放在記者層次，是認為走出特定的採訪地點，只要記者願意即可做到，也放在媒體環境層次，即是認

爲，若台灣媒體對新聞的價值觀改變，組織中會願意養更多沒有路線的記者。

而要調整記者職場中的時間、報酬與升遷限制，可以靠記者本身對時間管理，對人生價值觀的改變，但最根本解決的，還是組織內的制度調整才能徹底解決，而此又牽涉台灣媒體環境對記者這個行業的價值判斷，以及媒體競爭環境中的良性、暢通升遷管道。

固定供稿的問題，除涉及記者以固定供稿渡日的惰性外，也再度涉及組織內對漏新聞的標準判斷，以及媒體與消息來源間的長久互動常規所造成。

同業壓力更是來自媒體競爭的產物，脫不了記者、組織與媒體環境的三個層次。

但在記者個人的特質與背景，以及記者的惰性與慣性限制上，研究者只將其歸爲記者層次，儘管記者的惰性與慣性有部份原因是來自組織與媒體環境所影響，但畢竟只要記者本身願意改變，即可以有不同的展現。

在新聞室的社會控制上，多是來自媒體組織的意識型態或立場，及媒體企業經營者的領導風格，此非記者所能改變，也非各媒體都一樣，因此僅歸於組織層次。

在政府資訊封閉的限制上，改變關鍵在社會價值觀的改變與政府法令制度的進步，因此僅歸納於媒體環境層次探討。

陸、結論

一、改變觀念做起

儘管，新聞記者跨越固定消息來源非件簡單的工程，因爲要應付每天的截稿時間，要符合新聞客觀報導的平衡與引述要件，要呼應媒體組織的意識型態與報老闆的立場，要在既定的新聞價值框架與組織運作常規下有表現，進而獲得自我的肯定，但這並不代表從現在開始做不可能，更不代表記者不能從己身出發。

從研究者歸納的九項限制中，有七項涉及記者層次，即代表在目前現實的環境下，只要記者願意，無需等到組織的轉變或媒體環境的丕變，就有改變的空間，甚至久而久之即可影響組織的轉變，對媒體大環境生態也會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

(一) 將採訪路線從組織的新聞網中模糊化，重新建立一套資訊交流網

從本研究中發現，記者既定的採訪路線，是導致固定消息來源無法擴大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在維持組織現行運作的情況下，同一組織內的各路線記者，應逐漸培養資訊交流的正常心態與習慣，並進而建立一套有效的資訊分享機制，在實質運作的新聞網上，再套上一層靈活的資訊交流網。

所以首先，新聞記者必須先改變自己不願將資訊與同事分享的自私心態，小組內部應建立一套良善的資訊交流互換機制，以對提供訊息者給予的獎勵，代替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例如，對提供消息的記者給予實質獎金或考績的獎勵，但給予線上記者媒體呈現的實質發表機會。在培養出記者間分享資訊的寬廣心態後，應適度容許記者在不受線路的掙扎下，對有興趣、有機會、有能力深入了解的議題適時發揮，讓資訊交流網在既分享又競爭的空間下，更能展現張力。

一旦踩線不再成爲一種禁忌，而成爲一種合理的正常，新聞記者將不會再對非路線上的消息來源卻步，或不敢過於親近與接觸，自然而然，消息來源即會逐漸擴大，且更有可能成就更多跨路線而形成不同於其他媒體的新聞，因爲當所有媒體都使用類似的新聞網捕魚時，隨時靈活交織運用的資訊交流網，將必定會有不同的發現。

此處所指跨路線形成的新聞非指平衡報導或連線報導，而是指因消息來源間的密切交換，而得到不同的新聞構件與結果。

舉例而言，台北市長選戰期間，各界均十分關心宋楚瑜何時爲馬英九站台，以及馬英九是否出席親民黨議員的造勢晚會，但馬英九的一貫答案是「總部還在研究中，目前無此規劃」，某報記者在採訪到此答案後仍不滿意，開始遍訪馬身邊的親近幕僚，也就是該記者的固定消息來源，但得到的答案卻都是一樣，而且還一字不差。

該記者決定以詢問小組內其他記者的方式追出真實情況，該記者首先詢問曾跑過親民黨市議會黨團的記者甲，結果答案是「我現在不跑親民黨囉！」；繼續詢問現在跑親民黨市議會黨團的記者乙，答案是「我已經問過

黨團發言人了，答案和馬一樣」；繼續詢問沒跑過親民黨，選舉期間主線跑中正、萬華區的記者丙，答案是「我不知道這件事，但現在一位核心的親民黨立委正和我在同一餐會現場，我去套套她的話」。

沒想到只因丙記者的這一探詢，該立委將馬早已拒絕為親民黨站台，且從未邀請宋的事實全盤托出，該報就在這兩位記者的合作下，寫出一篇不同於其他媒體的新聞，逼得馬第二天無法再含糊其辭、以拖待變，更意外造成親民黨立委群起攻馬太驕傲，引發另一場選舉效應，更間接造成宋楚瑜下跪的高度政治性動作。

此例說明，甲記者被路線分配的僵化規範施了魔法，乙記者被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所限制，丙記者則是在無形中實踐了資訊交流網的功效，打破路線分配與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並證明，此法確實有可行的空間。

(二)強化代班路線經營

由於組織管理階層與同事間對踩線的不成文道德懲罰，與漏新聞的責任追究，一般記者都是努力經營主線的消息來源，對代班路線的經營相當忽略，一方面是在代班路線上太過發揮，不僅容易引發同事不滿，而且在代班路線上建立的消息來源並不能隨時長期使用，而只能在代班的時候用，所以大部份的記者都不願在代班路線上太花心力。

事實上，一旦破除踩線的常規，記者可先將經營代班路線，如經營自己路線新聞一樣做起，在媒體組織運作常規不變的情況下，該作法亦是在「合法」範圍內可做到擴大消息來源的方式之一。

(三)記者走出在固定地點採訪新聞的習慣

到固定地點「上班」是目前一般記者採訪新聞的慣性，例如主跑立法院的記者，每天一定會到立法院，主跑市政新聞的記者，也均以進市府跑新聞為每天的工作型態，跑政府各部會的記者，也幾乎都是如此，此常規的建立，一方面是媒體組織，除了特定主題外，都是依正式組織或特定的區域配線，以及官方或正式組織在新聞供稿上的方便，一方面是記者易在這些地點取得可信度高的消息來源，且同業的壓力也導致記者不敢脫離此常軌而行。

但經本研究證明，在特定地點跑新聞的方式，的確會疏忽一部份消息來源建立的機會，例如市議會記者 B 的消息來源，多是經常到市議會的議員，少來市議會的議員則成為被忽視的一群，此種因工作地點而形成的自我設

限，並非牢不可破。

記者首先必須以跑獨家新聞的信心，面對漏新聞的恐懼，要求自己學著走出特定單位的記者室，先增加固定走動的工作地點，就有擴大固定消息來源的可能，例如市議會記者 B 所言，若能多到民意代表在地方上的服務處走動走動，應該可以得到更多不同於其他媒體的新聞。

(四)建立媒體與記者風格

在記者無法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限制中，有一部份是來自記者對漏新聞的恐懼，所以不敢離開一些同線記者聚集的地點，不敢不發通稿，不敢不與某些權威的消息來源建立關係，也使得雖然媒體多如牛毛，但新聞呈現卻單調重複。

因此，要能走出漏新聞的恐懼，就必須從媒體組織管理者到新聞記者對「漏」新聞的觀念重建，不漏新聞只能維持平盤，但若建立媒體的風格，或記者自己的風格，擴大消息來源的可能性才能增高。

二、組織的小幅度改變

(一) 從議題時間觀，靈活調度記者，進行小規模配線模式更動

在媒體組織必須正常運作的大前題下，想要達成完全取消依特定地點、區域、組織配線的機制不太可能，但卻可在不影響整體組織運作的情況進行小規模的調整，在時間網的觀念中，媒體組織必須在組織內、外隨時有專人負責新聞的產製工作，但若加入議題時間觀，也就是掌握某些議題可能發生的時間配置記者，而非長期在某個地點配置記者，既能打破記者在固定地點採訪新聞的習慣，對記者擴大消息來源的幫助很大。

舉例而言，台北市議會共五十二位議員，媒體通常會配置二至三位記者在市議會中，彼此間再依政黨區分路線，由於市議會並非一年到頭都在開會，休會期間更是人煙稀少，顯少有議員到議會上班，三位記者一年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處於饑餓狀態，幾近失去供稿能力。

但若將五十二位自台北市十二行政區選出的議員，分別配發給十二行政區

的記者主跑，而不在市議會配置特定記者，僅在開會審議法案與預算期間，調度相關記者採訪，不僅能讓其他記者增加「議員」這個消息來源，更讓組織人力不致在休會期間有所浪費。

(二) 內勤管理與外勤採訪的升遷雙軌制

許多人在擔任多年的新聞記者後，經常產生工作倦怠，對新聞的熱忱減低，對發揮媒體責任的企圖心不再，然而新聞熱忱，卻是一位新聞記者最大的工作原動力，因為新聞記者是一個付出與報酬不對等的行業，在升遷管道有限，薪資報償調升緩慢的情況下，記者產生惰性與工作慣性已為常態。

在媒體組織架構下，記者要升遷為主管的職位非常有限，原本該是媒體產業核心資產的「資深記者」，有時甚至成為媒體企業沉重的包袱，如何讓記者對工作成就的期望值持續存在，組織內部建全的升遷制度相當重要。

目前一般媒體組織的升遷機制，均是讓表現好的新聞記者，最後成為部門管理者，或參與部份行政管理事務，薪資也才能隨著頭銜的改變增加。但一位好的新聞記者，不一定會是一位好的組織管理者，同時也不一定對行政工作有興趣，因此媒體組織內部，可改採升遷雙軌制，採訪高手不必然最終必須在進入內部管理階層和結束記者生命之間做出選擇，可讓新聞記者和行政管理升遷與加薪制度，各自獨立、雙軌並行，如此一來，新聞記者能持續而長久的在採訪工作上累積發揮，而在升遷管道與薪資報償的期望值有所改變的情況下，新聞記者願意付出更多心力擴大消息來源的可能性也相對增加。

(三)新聞價值評估適度加重閱聽人角色，一部份抗衡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多數來自媒體的意識型態和立場，而媒體意識型態與立場的建立，不部份來自於媒體經營者的影響，包括老闆或背後的支持集團。

然而在經濟環境不景氣下，媒體生存戰中的商業立基已逐漸被加重養份，適

度加重閱聽人在新聞價值判斷中的角色，一方面增加銷售，一方面對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會有一定的抗衡作用，但也不能太過注重商業而忽略媒體的智識與社會責任角色，因此本研究建議適度加重，而非全然跟隨閱聽人的腳步，而失去媒體尊嚴與記者的新聞判斷自主性。

三、仰賴消息來源也是一種限制

新聞記者不只有仰賴固定消息來源渡日的常規，事實上，仰賴消息來源提供或透露新聞也是一種限制，本研究中訪談六位記者建立固定消息來源的方式，多是與人際交往有關，但是不是一個不善或不愛與人交際的記者，就無法採訪出好的新聞？

觀察是一種採訪法，親身體驗也是一種採訪法，透過網路此種不受人際互動限制獲取消息的也是一種方法，而誰說一整天騎著摩托車在路上逛就找不到新聞？當記者本身或環境出現某種限制時，記者最該具備的是變通的方法，用另一種方式採訪新聞的勇氣。

(一)嘗試建立網路匿名消息來源

科技的進步，帶動新聞媒體產製新聞的極大變動，包括新聞的產製流程、新聞的呈現方式、新聞價值的思考轉變等，當然對新聞記者的工作也有一定影響，包括工作時間節奏與型態的轉變，資料收集廣度、深度與速度的改變等，所以在建立消息來源的核心能力上，新聞記者也可透過網際網路的發達，建立匿名消息來源，而非一定得完全靠人際間的互動達成。當然，網路匿名消息來源在可信度上必須有更多的查證步驟，且要讓網路匿名消息來源，成為記者的固定消息來源，更需靠彼此間更多於人際間的信任與互動才能建立。

(二)透過網路突破固定供稿限制

網際網路的發達，對記者在短時間內搜集二手資料的方便性大為提高，使得新聞報導的深度與速度可以漸趨兩者兼顧，也因此，網路的發達也間接幫助記者走出固定地點“上班”的限制，例如政府單位大量固定供稿，在同業壓力下，新聞記者基於時間考量，多會受供稿所限，而形成到固定地點上班的習慣，但若能夠

透過網路上網抓取通稿，記者不僅能省下發通稿的時間，也能不受記者室這類的地點所限，新聞記者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去發掘更多的新聞。

更進一步，只要記者能以拒絕長年撰寫固定供稿的自信，逐步重新建立同業間的新遊戲規則，新聞記者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就可以再邁一步。

三、重建媒體社會責任的價值信仰

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或許老調重彈，在經濟不景氣、社會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下，為五斗米折腰或許更實際，花時間、花精力、花金錢在擴大消息來源上太不划算，而金錢與權力的誘惑，更是自我扭曲記者角色的必殺劍，唯一把持及促使記者不斷向前的唯一信仰還是只有社會責任這一章，但這不是外團體對媒體自律的呼喊，更不是政府用法律限制媒體的規範，而是奠基在記者心中的一股信仰，對自我價值的認同，對身為社會監督機制下小螺絲的尊重與看重，如此，才能在跑了多年的新聞後，依然存在著反省、憤怒與感動。

新聞記者能不能或願不願意突破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往往只在一念之間，從新聞教室到新聞室所營造出整體的常規與觀念，沒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只要心中有這樣的想法，新聞記者要跨越固定消息來源的常規，絕非不可能。

· 參考文獻

- 羅文輝(1995年1月)：(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新聞學研究>>，50：1-13。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年7月)：(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07-129。
- 第六屆吳舜文新聞講座演講集(1991)，<<吳舜文新聞獎座論文集>>，台北。
- 臧國仁(1999年4月)：<<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 李金銓(1981年3月)：<<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
- 蔡文輝(1990)：<<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
- Norman, S.& Martin, A.L. (1990), (楊月蓀 譯)(1995)：Unreliable Sources:a guide to detecting bias in news media，<<不可靠的新聞來源-透視新聞真相>>。台北：正中。
- Lacy, S.& Sohn,Ardyth B.&Wicks,Jan L.(1993)，(李秀珠 譯)(1997)：Media Management : A Casebook Approach，<<媒體管理-案例研究法>>。台北，五南。
- 劉蕙苓(1989)：<<報紙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被處理方式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紀效正(1989)：<<政府官員與記者互動關係之研究－以行政院環保署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章倩萍(1994)：<<新聞記者的認知策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喻靖媛(1994)：<<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關聯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淳華(1994)：<<新聞記者自主權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祖琪(2001)：<<新聞風格影響因素探析－以綜合月刊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志杰(2002)：<<立法委員與國會記者之互動研究－資訊交換與制度安排的觀點>>。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怡珊(2002)：<<新聞記者之社會智能與消息來源互動策略之人際關係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Fishman,M.(1980).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ans,H.J.(1979).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 and Time.New York:Pantheon.
- Gandy,O.H.(1982).Beyond Agenda Setting: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 Company.
- Giber,W.& Johnson,W.(1961).The City Hall Beat:A Study of Reporters and Sources Roles.Journalism Quarterly,38(3),289-297.
- Tuchman,G.(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 .
- Shoemaker,P. J.(1991). Gatekeeping.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

附錄一：受訪者與訪談內容摘要

A 社會組記者 男性 年資六年

(一)、固定消息來源

- 1 基層員警（每個分局建立四至五個，每小隊一個）
- 2 看報案紀錄
- 3 警察的線民
- 4 偷報告
- 5 同業通報

(二)、建立方式

- 1 到警局混

(三)、自認可再擴展的消息來源

- 1 特種行業老闆
- 2 葬儀社老版
- 3 監聽 119
- 4 檢察官
- 5 地方角頭
- 6 派出所

(四)、不願擴展原因

- 1 消息來源太多應酬太多。
- 2 易與特種或黑社會成共生結構。
- 3 獨家成就感只有一天壽命，但卻要用長時間建立交情換來，不論在時間或金錢上，都與薪水的報償不成比例。

(五)、限制

- 1 不可跨線。
- 2 公關應酬費不足，曾在一個月內包十一個紅包。
- 3 警局通令誰洩密給記者誰記過。
- 4 能否成為消息來源，與雙方對不對盤，對不對味有很大關係。
- 5 警局人事調動頻繁，已佈好之消息來源調離線上，等於斷線，因其他單位非記者主線新聞就不能寫，記者也相對懶得去問。

B 台北市議會晚報記者 女性 年資八年

(一)、固定消息來源

- 1 市議員
- 2 議員助理
- 3 市議會行政人員
- 4 黨團辦公室職員
- 5 市議會總機
- 6 市議會警衛
- 7 市議會審查會等各項會議

- 8 市議員召開記者會及提供書面新聞稿
- 9 市議員舉辦會勘
- 10 新聞採訪通知
- 11 各黨部

(二)、建立方式

- 1 固定參加記者會、會勘及會議審查
- 2 經常到市議員辦公室混與議員助理建立良好友誼
- 3 參加餐會、酒攤與消息來源拼酒

(三)、自認可再擴展的消息來源

- 1 市府官員
- 2 議員常駐地方的服務處
- 3 各黨部與黨工熟識
- 4 到市議會陳情民眾
- 5 與議員接觸最頻繁的里長

(四)、自認可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的不同方法

- 1 以交換訊息的方式取得信任與交換新聞意願
- 2 接觸不常來市議會的議員
- 3 常到地方服務處走動
- 4 結婚後不再以應酬拼酒的方式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因人生方向已有不同

(五)、曾遇到的困難

- 1 與民進黨籍的市議員很難對盤，曾不斷嘗試，但最後願意私下給消息的，仍寥寥可數，自認可能是自己不會說台語，與深植內心的省籍情結有關。
- 2 助理告知的獨家新聞見報後，該議員遭同業痛罵，從此消息來源斷線，或獲知新聞也不好意思寫。
- 3 試圖接近敵報之消息來源，但最後仍只能是泛泛之交。
- 4 採訪線路範圍過大，議員每天供稿多，以致無法件件深入，或有很多心力去挖掘別人沒有的新聞。
- 5 從市議會發現市府的新聞但因非主線路，在不得罪同事情況下決定放棄

C 捷運局記者 男性 年資十三年

(該記者在捷運木柵線興建時撰寫一連串捷運弊案新聞，其成功獲取新聞主因即在於有效佈線)

(一)、固定匿名消息來源

- 1 捷運局各單位均至少佈線二名
- 2 捷運承包商
- 3 重要決策者週邊幕僚
- 4 離職員工
- 5 非決策核心或決策週邊的人，但他卻知道很多員工間的私人事務者

(二)、建立方式

- 1 普遍認識局內的人，先以詢問一般問題的方式了解對方態度。
- 2 鎖定一些認為可佈線的消息來源，調查其基本資料，例如生日、婚姻、家人、交友、嗜好、專長等背景，找機會關懷接近，送生日卡，主動探病或婚喪喜慶，依

- 其嗜好約打牌、跳舞、唱歌、喝酒、打球、吃飯、喝咖啡等，逐漸建立朋友情誼。
- 3 對一直無法靠近的重要消息來源，先從他週邊的朋友下手，漸漸導入核心。
 - 4 了解單位間的派系生態，找出對立方互放消息。
 - 5 以站在包商利益的立場，讓包商願意對記者大吐苦水，露出新聞線索。
 - 6 透過知道很多員工間私人事務的人，獲得採取關懷策略的話題，或做為資訊交換籌碼，以建立自己為局內消息靈通者角色，取得消息來源的信任與仰賴。
 - 7 將消息來源分為會主動告知者，和可被動被詢問者。
 - 8 以撰寫新聞的深度與為人信譽建立口碑，吸引不識者主動提供消息。
 - 9 隨時找建立新的消息來源

(三) 換線後為何不再以同樣方式佈線

- 1 此佈線法要花很多金錢，拿到新聞採訪獎金全沒了
- 2 花費太多時間，對記者工作已疲乏
- 3 新聞可遇不可求，換線後未再遇重大弊案等情事

D 生活組記者 男性 年資十三年

(主寫生活消費新聞，例如美食、消費趨勢、物價環境等，但與消費線記者主寫產品，主跑企業廠商的線路不同)

(一) 固定匿名消息來源

無，主要以觀察法和親身體驗法採訪新聞，例如到處品嚐美食，但絕不先知會老闆，也不接受店家請客，以保持新聞撰寫與否，及介紹內容方向的自主性。

(二) 如何取得新聞資訊

- 1 書報雜誌、網路等各種資訊來源
- 2 接觸大廠商企業了解生產之產品及產業驅勢
- 3 各產業記者聯誼會
- 4 重要通路，例如家樂福、7-11 等了解消費情況
- 5 各產業公會
- 6 家庭主婦

E 政治組主跑民進黨記者 男性 年資十二年

(該記者從黨外社運跑到民進黨執政)

(一) 固定消息來源

- 1 黨主席等重要人物的幕僚
- 2 黨外社運團體，例如台教會、世台會、台獨聯盟、新潮流系、工頭促進會等
- 3 獨派領袖
- 4 民進黨立委等民意代表
- 5 小黨工
- 6 黨重要幹部

(二) 建立方式

- 1 大部份都是在社會運動中認識，包括各種遊行抗議活動等，黨外時期代環境對社運的重視氛圍，使人脈快速累積，但現在要擴張則較慢，因社運與民進黨已無法像過去一樣緊密結合。
- 2 社會運動認識的人脈在多年後進升為黨重要幹部，甚至是現在執政黨的重要幹

部，因交情所以至今仍容易採訪，但對新記者來說，現任政府要執者已很難深入接觸交朋友。

3 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與約喝咖啡、吃飯閒聊。

(三) 遭遇困難

1 路線劃分不清狀況

過去民進黨等於社運，在社會運動逐漸委縮後，社運新聞劃歸至社團線的記者跑，最後只好以活動內容分線，例如環保聯盟若舉行反核遊行，由政治線記者跑，若是反核之外的環保議題，則由生活組跑。而若反核遊行過去黨外時代由政治組跑，現在則由跑原委會的生活組跑，時代造成線路劃分的變遷。但消息來源還是經常重疊。

2 大環境變了

跑民進黨的新記者現在無法再有社會運動蓬勃的時代背景促使建立廣泛人脈，且現任政府要津者也已很難佈線。

F 陸委會記者 男性 年資十二年

(一) 固定消息來源

- 1 陸委會人員
- 2 研究兩岸關係學者
- 3 總統府兩岸政策決策體系官員

(二) 建立方式

- 1 多與陸委會人員接觸
- 2 選擇與媒體立場接近的人採訪
- 3 靠過去累積的人脈一個介少一個

(三) 消息來源無法擴展原因

- 1 在臺灣獲取兩岸資訊的管道不多。
- 2 報社立場導致新聞室的社會控制，使建立的官員或學者名單都是以台灣優先，反兩岸三通的人為主。